

〔编者按〕

下面几首诗是武汉大学法语系应届毕业生的译作，收入自编的《雨果抒情诗选》中。此诗选作为对武汉大学与法国友好合作五周年和雨果讨论会的献礼，获得了好评，故而本刊选登其中几首。

## 她赤脚光足，秀发蓬乱……

施晓芳 译

她赤脚光足，秀发蓬乱，  
端坐在倾斜的灯心草丛里，  
我途径此地，见她俨然天仙，  
我与她搭讪：“涉足田间是否乐意？”

她神情傲然朝我一瞥，  
妩媚动人，当我们彼此倾心，  
我又说：“莫负爱的佳期，  
是否乐意蔽于浓荫下？”

在岸边青草上她轻擦纤足，  
再次投来迷人的明眸，  
若有所思取代顽皮的艳容，  
噢！就象林中小鸟啾啾在枝头。

水波温柔地轻拂着堤岸！  
只见她向我走来，从那茂盛的芦苇中，  
貌美幸福，惊慌失措外带着野性，  
秀发覆盖她的双眼，隐约可见一掬笑容。

183×, 6

于孟朗

歌

施晓芳 译

既然你对我无话可言，  
为何又要来到我身边？  
为何还要冲我嫣然一笑，  
令君王也要心驰神往？  
既然你对我无话可言，  
为何又要来到我身边？

既然你对我无事叙述，  
为何将我的手紧紧握住？  
那温柔甜蜜的美梦，  
在路上，还使你浮想联翩，  
既然你对我无事叙述，  
为何将我的手紧紧握住？

既然要我与你远离，  
为何还要途径此地？  
每当望见你时，我便浑身颤栗，  
这分明是我的欢乐与忧虑，  
如果要我与你远离，  
如何还要途径此地？

5, 18

## 小瓢虫

沈承译

她朝我叫道：是啥玩艺  
在搔来爬去，我移身瞥见，  
她雪白的颈项上面，  
小小毛虫身着粉色花衣。

无论乖巧，还是爱疯，  
十六芳龄，野性来驯，  
我瞧见她唇上印着的吻，  
应胜似脖子上附爬的昆虫。

有人会说这只是小小的贝壳，  
粉色的背部，黑斑点点，  
莺鸟埋伏在密叶林间，  
偷偷将我俩窥测，

看见她那温馨的唇红，  
我弯身伏向这个美人，一手捉住小小  
瓢虫，  
无奈却错过甜蜜的一吻。

蜃居蓝天的小虫谆谆告诫，  
儿啊，牢记人们对我的称呼，  
飞禽走兽应属上天之物，  
糊涂蠢事却是人类所为。

1830、5

于巴黎

## 明天，黎明时分

沈承译

明天，黎明时分，原野曙光初照，  
我将动身启程，就知道你在焦盼。  
我穿过森林，我行径山坳，  
再也不能与你远离久散。

全神贯注，我缓缓地行走，  
景物视而不见，声响充耳不闻，  
孤独，不为人知，弓着背，叉着手，  
白日如同黑夜，我整日惆怅断魂。

我不见傍晚落日的金辉，  
也无意看远远向哈佛劳驶去的帆船，  
来到你的坟前，我会在坟上  
献上一束冬青和开花的欧石南

1874、9、2

## 梦幻

曹晓军 译

哦，让我留下！这是云蒸的大地  
把起伏的山峰掩入雾霭，  
是巨星泛红和消隐之时。  
黄灿灿的树林把山冈镀金，  
就象秋末时节，  
太阳和雨露锈蚀了树林。

哦，在我独自凭窗遐思，  
黑暗凝聚走廊之际，  
是谁突然显现和造出  
摩尔人的城宇，金壁辉煌，  
象焰火一簇簇开花，  
万支金箭射破浓雾！

哦，灵感！它如黯淡的秋空，  
启迪，激发我的歌曲，  
在我眼里投下魔幻的折影，  
以仙宫的千百座塔楼，  
朦胧地为天际镶上紫色花饰，  
久久才消失在压抑的嘈杂声中！

1828、6

——《东方集》

## “可怜的花儿对蝴蝶说”

王英武 译

可怜的花儿对天上的蝴蝶说道：  
——你不要走！  
我们的命运是多么不同。你飞跑，  
我却停留！

然而我们相爱，远离人类而生死  
远离人类；  
然而我们相似，就好象我们都是  
两朵花蕾！

可是天空卷去你，土地拴着我。可惜！  
残酷的天命。  
我多么想熏香你的飞舞，用我的呼吸，  
在天上楼亭！

不，你飞得太远！——无数的花丛中间  
你们嬉戏，  
而我，却独自一人，踟躇自己的脚前  
孤影凄凄。

你飞去，又飞回来，然后翩跹他方  
炫耀异地。  
每天清晨，你可看到我的眼眶  
泪水滴滴！

呵！为了让我们的爱情始终如一，  
我的国王，  
请和我扎根土壤，或者给我羽翼，  
象你一样！

玫瑰与蝴蝶，我们或早或晚都要  
走进坟场。

致A×××

为何等待死亡？你不愿一块生活  
株守一方？

在青天之上，如果那里能够荡起  
你的飞翔！

在原野之中，如果那里你能倒出  
圣杯的宝藏！

随你去哪儿！不管你愿作芬芳还是  
彩色衣裳，

愿作光耀的蝴蝶，还是初放的花枝，  
翅翼或花香！

首先一同生活吧！这是必须的也是  
实际的利益！

然后再去随意地选择：大地或是，  
或是天际！

(1834、12、7)

## 啊，回忆

陈淇 译

啊，回忆！春天！晨曦！  
柔光温煦，不免几分忧郁！  
当她年龄尚小，  
她妹妹还在孩提……

你可认识，在连接  
蒙利尼翁与圣·勒的山岗上，  
依势倾斜的平台，座落在  
在那阴暗的树林与蓝天之间？

我们便在那里生息，——我的心，  
回到这迷人的往昔中去吧！——  
我听见她在我窗下玩耍，  
晨风里是那样轻声细语。

朝露里她奔来跑去，  
无声无息怕的是惊醒我的睡意。  
而我，不打开我的窗子，  
怕的是惊飞我的爱女。

她的兄弟们在嬉笑……清新的黎明！  
在那阴凉的绿廊下一切都在欢唱，  
全家合着大地共鸣，  
孩子们随着飞鸟唱个不停！

我轻咳几声，她勇气倍增，  
朝着我小步上楼。  
语气里充满庄重：  
“我把孩子们留在了下边。”

不管她是否精心梳理，  
不管我是高兴还是愁容满面，  
我都对她欣赏不止，

她是我的仙女，我眼中悦目的星星！

我们玩了整整一天，  
啊，迷人的游戏，亲密的聊天！  
晚上，既然她是长女，她对我说：  
“父亲，快来这边！”

“我们给你搬来椅子，  
讲个故事让我们开颜。”  
于是我看见所有这些天使般的目光，  
都在我的面前闪现。

充满腥风的杀戮，  
我给他们杜撰生动故事一篇，  
故事中的那些人物  
就在天花板上的黑影中发现。

总这样，那四个可爱的小脑袋，  
嘻笑不止就象同样年龄的孩子。  
嘲笑那可怕的巨人异常愚蠢，  
被那聪颖而机智的侏儒战胜。

我既当阿里奥斯托又是荷马，  
一气呵成便做诗一篇；  
他们的母亲凝视着他们的笑容，  
陷入沉思，浮想联翩。

他们的外祖父在昏暗里读书，  
不时抬头看上他们几眼，  
而我则透过那黑黝黝的窗口，  
隐约瞥见那苍穹的一角。

1846、9、4

## 《当孩儿降生》 ——译自雨果《秋叶集》

徐玉成 译

当孩儿降生，阖家欢叫！  
他温柔的目光在闪烁微笑，  
使大家的眼睛闪耀，  
最悲伤的前额，也许最为龌龊，  
一看到天真欢乐的孩子降生，  
突然会变得快活。

也许六月给我们的屋前带来苍绿，也许，  
十一月在屋里跳动的旺火旁，  
使一把把椅子紧紧依傍，  
当孩儿来到，欢乐降临，把我们照亮。  
大家欢笑，重又高叫，呼唤着他的名字，  
母亲，  
看着他的学步，肉跳心惊。

有时，我们摆弄炉火，谈论  
祖国、上帝、译人和一边祈祷  
一边升天的灵魂；  
永别了，祖国和上天，当孩儿降  
生！  
永别了，神圣的诗人！让我们微笑地中  
断严肃的谈论。

黑夜，当人们沉睡，当思想入梦，  
当人们听到宛如哭泣的呻吟  
和芦苇中的水波声声，  
如果黎明象一座灯塔，突然在那里闪  
动，  
光明便会唤醒田间钟声  
和鸟鸣的乐声阵阵。

孩子，你是黎明，我的灵魂是田地，  
它会洋溢出最馥郁花朵的香气，  
每当你呼吸；  
我的灵魂是森林，荫翳茂盛的树枝，  
充满金色的光芒和甜蜜的絮语，  
只是为了你。

因为你美丽的眼睛充满无限的温柔，  
你的欢乐而又圣洁的小手，  
还没有干坏事出丑；  
你嫩生生的小脚从未沾染我们的卑贱，  
神圣的头颅！金发童子！美丽的天使，  
带着金灿灿的光圈！

在我们中间，你是挪亚方舟的福音鸽。  
你温柔而纯洁的脚远没到涉足尘世的年  
纪，

你的翅膀闪着碧蓝的颜色。  
你注视世界，尽管对它还无所理解。  
双倍的可爱天真！身体没有丝毫污秽，  
灵魂没有任何不洁！

他是如此漂亮，这孩子，以他温柔的温  
笑，  
和他柔顺美好的忠诚，还有欲诉万物的  
话语，  
和瞬息便止的哭闹，  
让他那惊慌而兴奋的目光游移，  
面对生活，完全敞开他年轻的心扉，  
面对亲吻，张大他的小嘴。

主啊！保护我，保护我爱的所有人：  
兄弟、父母、朋友、甚至  
作恶总是得逞的敌人；  
让他们不会看到，主啊！没有红花的  
夏，没有鸟儿的笼，没有蜜蜂的蜂房，  
没有孩童的家！

## 海洋之夜

邓晓雯 译

啊！有多少海员，有多少舵手  
高兴地离去，踏上遥远的航路，  
在幽暗的水天一线化成云烟！  
有多少人丧生，无情、残酷的命运啊！  
在无底的海洋，在无月的夜晚，  
消失在茫茫的海洋之上！

有多少船主连同他的船队一起覆没！  
风暴顷刻间就翻完他们生活的书页，  
把一切都吹入翻卷的海浪！  
在这深渊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归宿，  
每个浪峰经过，都载满战利品，  
这个攫住一叶轻舟，那个虏去无数水  
手！

没有人知道你们的命运，可怜的枯骨！  
你们在黑暗的海洋上漂浮，  
你们的头颅撞上无名的礁石。  
啊！年迈的父母，剩下了梦想，  
至死日日等待在海滩，  
望断漂泊游子的归途！

人们在夜晚围坐在生锈的铁锚上，  
愉快的攀谈中还提起你们，  
有时把你们淡忘了的名字，  
合入笑语，合入歌声，合入探险的叙  
述，  
有时还偷吻你们美丽的未婚妻的额头，  
而你早已长眠在绿色的海藻丛中！  
有人问：他们在哪？他们为何岛君主？  
他们抛弃了我们去了哪块肥田沃土？

就连记忆也化身为鸟。

身躯葬在水中，姓名留在脑际。

时光啊，在黑暗上涂鸦泼墨，

在阴森的海洋上布下遗忘之雾。

不久，你们的阴影就在人们眼中消逝，  
谁能没有他的小艇？谁能没有他的犁  
锄？

在暴风雨疯狂的夜晚，唯独，

你们的遗孀带着满头银发倦子把你们等  
候，

拨着炉中的灰烬，抓起心中的寒灰，  
仍然把你们久久谈论！

当她们在墓穴里合上眼帘，

你们的名字就不在人眼，

在只有回声和我们应和时独守墓园，

没有碑石的托举，没有树叶秋落春荣，

没有乞儿天真、单调的歌声

在那古老的桥头轻轻吟唱！

他们在哪？被黑夜吞没的海员？

狂涛啊，你知道多少不平的沉冤！

波澜啊，跪着的母亲多么惧怕！

你们在涨潮中彼此交颈，

才发出这声音肝肠寸断，

当你在夜晚来到我们身边！

1836. 6. 7

(责任编辑 蔡 烨)